

马可·波罗
真的到过中国吗？

张学治译

[英] 吴芳思著

Frances Wood

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

Frances Wood

[英] 吴亦思著

张学治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 / (英) 吴芳思著; 张学治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214-14682-3

I. ①马… II. ①吴… ②张… III. ①马可·波罗 (1254 ~ 1324)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465.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3360号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Y FRANCES WOOD

Copyright © FRANCES WOOD, 199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BA LITERARY AGENT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4-258

书 名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

著 者 [英] 吴芳思

译 者 张学治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封面设计 蒋 熙

内文版式 soleilevant@163.com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页 2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4682-3

定 价 5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

Francis Wood

〔英〕吴丹恩著

张学治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首先得感谢彼得·霍普科克，大约20年前，他初闻我关于此书的思路，曾大吃一惊，直至今日依然惦记不已，令我备受鼓舞。此外要感谢马修·法拉尔爵士和茅瑞斯·史密斯，他们时常兴致盎然地过问本书，并助之以渊博学识；也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孙辈照顾有加，令其心情愉悦、茁壮成长。此外，我从古今学者的著作中受益匪浅，尤其是上校亨利·于尔爵士、伯希和、穆尔、莱瑟姆、福赫伯和列奥那多·奥勒斯吉的论述，真心祈请读者们回头去翻阅翻阅这些令人尊敬的资料，它们一定会给你们带来更多乐趣，尤以于尔的《马可·波罗游记》和列奥那多·奥勒斯吉的作品为甚。

中文版序言

Preface to the Chinese version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中文版即将问世，令我倍感欣慰。此书最早出版于1995年，之后我又写了不少书，不过这一话题始终萦绕于心。写这本小书的初衷，只是为了谈一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读者们不妨继续挖掘我引用过的各种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知道这个问题引起了普遍关注，至今仍不时有人请我去历史社团和学术会议参加相关讨论。我想强调的是，我关于马可·波罗的观点，从开始到现在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尤其因为其他学者们著作的启迪之故，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有所修正。如今，比起对马可·波罗其人的兴趣，我更在意与他有关的各种史料的来源问题。丹尼埃尔·威利教授是主攻意大利中世纪史的知名学者，他提出，《马可·波罗行纪》中不曾提及的那些事物，未必足以证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他颇为睿智地指出，人

们对各地的印象千差万别，比如他对纽约的印象就未必与我相同。我在《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美国版后记中，原则上认同他的观点，不过忍不住又提了《行纪》中从来不曾写及筷子的问题，我相信对一位仅有刀叉概念的欧洲佬来说，筷子应该是件非常神奇的事物才对。

目前，我的想法是，学者们重视《马可·波罗行纪》的同时，也应当留意各种版本的日期问题——它们分别涌现于14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之间。1559年的拉姆齐奥印本（印制于蒙元王朝陨落大约200年之后）很有可能就添加了不少后期搜集的材料，它们描述的是明代而非元代的 中国。鉴于《行纪》原始版本篇幅甚小，却在数个世纪中不断得以“扩容”的事实，我觉得将此书视为一个关于中世纪欧洲人眼中的远东的数据库，或许更为适宜。在欧洲出现印刷术（比中国晚了那么多年！）之前的手抄年代，欧洲抄写员每每会在抄写时加进来自别处的内容，炮制出更丰富的文本。对15世纪托勒多抄本的研究，就证明此种做法确有其事：它比早期版本多出了前所未见的整整200页文字。因此，恐怕我得指出以下问题：大多数学者仅以琢磨出此书的可靠译本为己任，穆尔与伯希和的1938年译本便是如此，它将源自截然不同的各个时期的五十余种

《行纪》版本汇为一体。其实，两位学者倘若多关注一点此书的原始版本问题，他们的参考书目也许可以更精炼一些。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带来的最让我开心的结果之一，是在2000年那会儿，杨志玖教授邀请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元史会议。我曾引用过这位学者的著作，对他充满敬仰，虽说他也曾经怪激烈地反驳过我的观点！我对于拜见他，还是相当紧张的，生怕他会对我发出更多批评，结果我发现，其实他是一位令人愉悦的人物。虽然与我在观点上有分歧，但他告诉我，自退休以来，他一直觉得无所事事、生活索然无味。突然有一天，他看到我的小书，由此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生目标——那就是要反驳它！如此一位卓越的学者接受了这个永远迷人的话题的挑战，这一点，实在令我倍感荣幸。

2015年5月21日

序言

Introduction

700年前，三条汉子走下一艘小型单层帆船，踏上威尼斯码头的石铺地面。他们渡海数周，身子仍在摇晃，双腿尚未习惯坚实的陆地。返乡的他们，无人迎迓、貌不惊人，只有身上的褴褛衣袍显出几分异样。他们“已把威尼斯话差不多忘个干净，气质上、口音上，都是一股说不出的鞑靼味儿”^①。他们足踏脏兮兮的齐膝皮靴，身穿丝绸夹袍，腰系丝带，一度堪称精美的布料裂开口子，粗毛衬里宛然可见。破旧的袍子只达膝部，胸口缀着圆铜扣，全然蒙古式样。

大约200年后的一本书里，如此描述着马可·波罗的返乡。作者乔万尼·巴普蒂斯图·拉姆齐奥，继续形容马可·波罗和叔叔与父亲阔别故里20多年之后重入家门的情形。只见他们脱下破旧袍服，换上长及地面的威尼斯猩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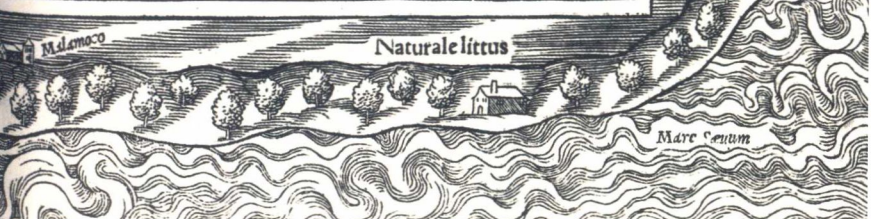
^①亨利·于儿爵士，《马可·波罗游记：于儿-考尔蒂足本》（1903，1920；纽约，1993）。Vol.1，第4-6页。



1550年的威尼斯地图，H.佩特里绘制



Habet urbs Venetiarum parochias 62 & monasteria 41. Tot habet canales quot uicos. Pontes publici in ea, præter priuatos, sunt 400; Nauigia accommoda omnibus usibus, plus minusue 8000. In nauiali, quod undique muro cingitur, assidue quadringenti occupantur homines, conficiendis trirēibus atq; alijs maritimis parandis rebus intenti. In Murano insula, eximia conficiuntur uitrea uasa, quæ uulgo Cry stallina appellantur, & per omnes regiones circumferuntur.



丝袍。接着，他们抓起肮脏残破的蒙古袍子，扯开衬里，从衣缝藏匿处，祖母绿、红宝石、红玉、钻石和蓝宝石琳琅滑落。

马可·波罗可谓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不过，与哥伦布不同，他的探险细节并不怎么为人所知。大多数人也许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知道他去过中国，还有些人可能依稀记得这则衣衫褴褛的旅者的返乡故事。尽管如此，在大众想象中，他依然是一个几乎与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之类齐名的伟大先驱旅行者。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德国最著名的一位蒙元史专家已经严肃地质疑起马可·波罗广为人知的地位了。^①我承认德国蒙元史学者或许未能形成大气候，不过，他们的研究依然不容小觑，尤其因为他们代表着对一种长期以来未经确证的学术观点加以最新、最彻底的考察清算的精神。不过，这些严肃的质疑并未妨害马可·波罗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一如既往地对待马可·波罗传说深信不疑。

① 福赫伯，“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关系”，《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6（香港，1966），第49-72页，收入福赫伯作品集《蒙古统治时期的中国》（奥尔德肖特，1994）。书目提要参见H. 渡边，《马可·波罗书目提要，1477-1983》（东京，1986）。

如今轻文字重插图的众多儿童读物，几乎无一例外地渲染着这个观点：马可·波罗是一条缀连起中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纽带。就好像那些将欧洲和北京重重隔开的因素：广袤的距离和巨大的差异，群山、沙漠乃至文化上的不同，仅仅借助马可·波罗这么一个人物就能轻易克服。充任文化使者这种重要角色的马可·波罗并不独见于儿童读物。据说他还是一个功臣，将中国面条引入意大利，或者说将意大利面带到了中国（就看你站在哪一头说话了），意大利冰激凌貌似也归功于他。

事实上，所有论及中世纪中国的著作，不管是通俗书还是学术书，都会大量引用马可·波罗的作品《马可·波罗行纪》。我在剑桥读中文时，就曾在论文中一本正经地摘录他对北京城的描述，后来撰写关于北京民宅建筑的博士论文时，我对马可·波罗也相当倚重，超乎对其他人。我的论文所涉时代仅限于1860年到1930年之间，不过北京那种街巷呈棋盘式规整排列、传统四合院鳞次栉比的布局，依然与马可·波罗笔下那个早已消失不见的蒙元王朝（1279—1360）都城一脉相承。^①

① 本书所涉年代均为原著所标。——译注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

后来，从1975年到1976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学院位于北京西北郊，有一个尘土笼罩的综合建筑群，冥冥中，这里似乎也与马可·波罗遥相呼应。此地骑车进城需耗一个时辰，途中路过一道覆满灌木的高堤。沿途都是农村，一路又小又矮的灰色农屋连绵相续，只见农夫们身裹厚袄，在雾气氤氲的农田里弯腰侍弄庄稼。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这道高堤正是围绕着元代北京的老城墙的一段，从前曾为游牧传统的蒙古君王守护大片牧场。1360年，（汉族的）明朝君王夺回此城，在南面甚远处建起新城墙，独独只有这段蜿蜒在学院路边的残砖断瓦保留下来，延续至今。

之后我转入方位更偏西北的北京大学读历史系，鲜有机会再趁着进城时路过这段蒙元城墙，不过大多数下午，我依然骑着自行车，尽可能拍摄传统民宅建筑（此举殊为不易，因为四合院结构封闭，其时人们对老外又总是狐疑不已）。这个过程中，我对大马路当中的许多小胡同都渐而熟稔，也更加领略了都城的棋盘式格局，马可·波罗在13世纪晚期，曾首度向欧洲人形容它。

回伦敦后，我在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图书馆的中文部工作，此时马可·波罗又一次进入视野。我与那些如我一

般曾在文化大革命（1966-76）期间在中国求学的学生们往来最多。我们亲密相处，形成一个因为共同的奇异经历而凝聚起来的群体：我们曾充任“工农兵”学员，在稻田里种水稻，曾捆扎大白菜并从11月到3月都靠它果腹，曾在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下，每星期三下午，作为规定体育项目学习如何掷手榴弹。

克雷格·科伦纳斯比我早一年去中国。回到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后，他写了一篇关于《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博士论文。他向我介绍了德国蒙元学者关于马可·波罗有否到过中国的怀疑，此外，1981年，我为《泰晤士报》商业增刊写了一篇关于早期去往中国的旅行者们的短文，结尾处我随意地提到，与他的流行形象截然相反，马可·波罗或许不应跻身中国的早期来访者之列——没料想引起了一片惊恐反响。第二年，克雷格接着撰写了一篇长文，同样刊于《泰晤士报》，我们偶尔讨论过就此话题合写一部专著的可能性，最好能有某位波斯语/阿拉伯语的中古史学家相助，惜乎始终未能如愿。

因此，我只好独自动手写起来了。

目录 Contents

致谢	1
中文版序言	1
序言	1
第1章 先看一看马可·波罗历险故事的整体框架	1
第2章 波罗一家究竟为何踏上历险之旅?	6
第3章 络绎不绝的教皇使者	22
第4章 祭司王约翰和东方三博士	36
第5章 算不上一份旅行日志	50
第6章 代笔者和第一个粉丝	69
第7章 文本的语言问题	89
第8章 忽略了哪些，又囊括了哪些	119
第9章 冰激凌和意大利面	140

第10章	高墙几多重	149
第11章	他漏掉了最长的那座城墙	177
第12章	称不上独一无二，也并非攻城专家	187
第13章	波罗一家是什么人？	205
第14章	书里说的是中国吗？	223
第15章	他在史料中毫无踪影	243
尾声		255
后记		275
参考书目		280